



中秋春糍粑

□史良高

端午裹粽子，中秋春糍粑。这是故乡那片热土上由来已久的风俗。

随着中秋脚步的临近，家家户户便开始忙碌起来，备好烧火，洗净木甑，浸上糯米，当然，最好是用今年刚打下的籽粒饱满圆润似玉的“雪花糯”。大人在匆匆忙忙这些的时候，脸上都挂着笑意，小孩跟前跑后的也格外开心。故乡人说，中秋不吃糍粑就等于没有过节，所以中秋前这几天，春糍粑都得排队。要想中秋这一天春糍粑，更要起个大早。先将泡涨的糯米均匀地撒进木甑，然后架到早已沸腾的大铁锅里，熊熊的烈焰这时便恰到好处地燃烧起来，火光映得整个灶屋的墙壁通红通红，宛若电影《红高粱》里某个温馨的镜头。添柴，加火，不一会儿，木甑里冒出的热气越来越大，越来越浓，越来越香，顷刻间，整个灶屋就烟缭绕雾绕，香气弥漫。

春糍粑一般要去庄村的公堂，惟有公堂才有乡间特有的脚碓。那种木石结构的脚碓，怨我文字功底孱弱，无法在这里用苍白的语言准确描述。它是我们的先民巧妙运用物理学的杠杆原理构造，恰如现在儿童乐园里的跷跷板，踩着脚碓的另一端踏板就能将碓石翘起，在反复起落的运动中就能将谷物舂去皮壳或舂成齏粉。

故乡人春糍粑，节令感很强，节日的仪式感很强，每年只有在中秋节前的那几天才有。不像现在的超市，一年到头都有元宵、绿豆糕、月饼出售，消费者只要愿意，每一天都能享受不同节日的味道。石碓这种很原始的农具，如今已不多见，可在我奶奶的老家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其劳动的场面，虽然没有电视荧屏和旅游景区里少数民族姑娘手拿木杵舂糍粑时那般活泼可爱，那般风情撩人，整个过程却也充满了欢

乐与幸福。因为是力气活，舂不了多久就得歇气换人，邻居间的几个壮劳力便主动地相互帮忙。灯光下，将蒸熟的糯米饭倒进洗净的碓臼，碓石便开始一下一下有规律地舂击，舂着舂着，汗水便顺着脊背流了下来，汉子们一边说着笑话，一边甩掉上衣，这时候，碓臼里的“咚，咚！咚，咚！”声一下子就来得更加猛烈。

当米饭粘成一团再也无法分开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人们脸上的笑容却格外灿烂，因为，一臼臼糍粑早已舂好了。将案板或簸箕揩干擦净，最好抹上一点麻油，然后放上一坨舂好的糍粑，用擀面杖摊平压扁，拿菜刀切成方形或菱形。讲究的人家有用作寿桃形糍模压成印有“福禄寿喜”字样的，也有将糍粑贴上“红双喜”的，那一定是赶在大清早，当作节日的礼品送给亲友或未来的丈母娘。糍粑的吃法很多，蘸上芝麻粉、红砂糖、白砂糖、椒盐或蜂蜜趁热品尝最好，还可以煎、炒、蒸、炸、氽。风干后的糍粑外表看似硬实，但不管搁多久，一经煎炒，却还是那么松软香糯，不失本色。最喜欢母亲用菜籽油煎过的糍粑，焦黄的外壳，酥软的内瓤，直嚼得满嘴流油，齿颊生香。那，该是我的少年世界里最香甜最鲜美的食物了。

前些年在古城安庆，大姐每年中秋都要想方设法托人给我捎来一些糍粑。她的糍粑做工十分讲究，晶莹剔透，如碧玉般的透明柔润，咬一口，满嘴沁香，甜滋滋的，即便不蘸糖抹蜜也能吃上好几块。

这些年，我已远离故土，也不知故乡还有没有那种古老的碓臼。大姐如果还舂糍粑的话，那糍粑的滋味一定更甜！更美！更芬芳！

(作者系中国石化作协会员)

故乡的老屋

□刘德

自从离开故乡的那一天起，已经有十年没有回去了。

思乡的情愫，在与日俱增的思念里，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

趁着春节那几天幸福的时光，放下手中的一切，怀揣着游子的梦想与希望，踏上了返乡的旅途。奔驰的列车带着我思乡的心情飞驰千里，沿途的风景都映入我渴望回家的眼眸。

故乡近了，那葱茏绵延的群山，匆匆掠过眼帘。思念浓了，儿时所有快乐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鲜活了起来。

经过几次汽车的辗转，故乡终于出现在了眼前。

小镇还是那座小镇，只是时光在悠悠岁月里变得更恬静。小镇桥头那棵大黄葛树依然还是那样的葱茏。十年不见，树身更粗壮了，树伞更巨大了，枝叶更繁茂了。像一把巨大的伞一样屹立在小镇的桥头上，俨然成为了故乡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过了小桥，就真正进入了故乡那温暖的怀抱。

走在故乡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上，我的心慢慢安静下来，人一下子便进入慢生活节奏状态中。

看着偶尔从眼前一晃而过嬉笑的孩童，从他们惊讶的眼神中，我竟然读出了贺之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沧桑感。

穿过故乡那条熟悉的小巷，转角处，就到了我的家。我的家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面住着我和李大爷两家人。

四合院高大的围墙也是小巷的一部分。外面靠小巷的墙壁上居然长出了几棵飞鸟衔来的种子落在石缝中生根发芽后繁茂生长的黄葛树。

无人照看的黄葛树原生态的疯狂生长，十年的光景，竟长成了有些气候的树形来。黄葛树四散开来的茂盛枝叶无拘无束地蔓延，居然延伸到了小巷的对面。一到夏天，明媚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树枝把斑驳的光影洒在小巷的青石板上时，竟然有了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

要进四合院，先得经过一道大门。

由于四合院高出小巷青石板街面几米，中间就修了一条十个级的石梯来衔接。由于行人常年的踩踏，石梯的中间部分已经踩出一条浅浅的凹痕来。

石梯两旁的石缝中顽强地生长出了一丛丛茂盛的小草，与石梯浑然天成，相映成趣。沿着石梯拾级而上，轻轻推开那虚掩着的大木门，木门发出阵阵悦耳的吱吱声。顷刻间，那熟悉的景色顿时扑面而来。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了。

进得大门，右侧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一块很大的菜地。菜地上依旧种满了各种时令的蔬果，五颜六色的。明亮了我的眼睛，勾引着我的食欲。菜地旁的那棵大皂角树依然屹立在那里。十年的光景，树身粗壮了不少，树伞越发变大了。高大葳蕤，枝繁叶茂。

记得小的时候，每当皂角树上挂满了长长的、像风铃一样成熟的皂角时，那就是我们小孩子欢乐的时光。在外婆的带领下，四合院里里外外的街坊邻居家的孩子就蜂拥而动，兴高采烈地拿着长长的竹竿，来到皂角树下打皂角。因为那个时候，外婆那一辈的老年人还有用皂角洗衣服的习惯。

当长长的竹竿在空中欢快地飞舞，当长长的皂角夹杂着枝叶应声落地的时候，当孩子们蜂拥而至去捡皂角的时候，笑意荡漾在孩子们纯真的脸上，爽朗的笑声回荡在四合院的上空，那种纯真年代里无忧无虑的感觉，温暖至今。

说到皂角，它勾引了我另类的幸福回忆。

那时候的我们，小孩子嘛，多少都有点顽皮。那时候的家长，普遍也存在“黄荆棍下出好人”的思想。每当我们犯事的时候，外婆手里的棍子总是敲得山响，就是迟迟不肯落在我们的身上。时间久了，我们也就看出了外婆的心思。于是，就越放肆无忌惮了。见这样敲山震虎的手段没有什么效果了，外婆也就改变了一下策略。

有一次，我和哥哥又惹事了，回到家中，外婆顺手拿出一个长长的皂角，从上面剥了一些木质的筋下来，用火柴点着了，轻轻地往手掌心上一碰，吓得我俩顿时尖叫起来。这一招果然奏效。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俩再也没有到外面去惹事儿。家里，也因此而清静了不少。

现在想来，点燃的木质皂角筋还没有碰到我们手掌心的时候就已经熄灭了，只是，那时候我们年纪太小，才条件反射似地大喊大叫起来。

我知道，外婆是在用一种隐蔽的方式保护我们，让我们长记性的同时也免受皮肉之苦。

可惜，外婆她老人家在两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中离我们而去，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永远的痛在心中。

故乡的老屋，是我永远的回忆，每当我想家时，它就会满满地占据我的心房！那种感觉，幸福的，甜甜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土豆滋味长

□何龙飞

在人生路上，看似其貌不扬、平凡，实则饱满、营养丰富、香甜的土豆滋养着我们茁壮成长，可谓滋味悠长，不能不令我们铭记和感恩。

在家乡，土豆又叫马铃薯、洋芋，不过，父老乡亲直呼“土豆”，更通俗易懂，倍感亲切。

是啊，土豆在父母的眼里，既是杂粮，可以弥补主粮的不足，解决吃饱的问题；又是一种蔬菜，煮、炒、炖、凉拌来吃，名副其实的美味，百吃不厌，不喜爱土豆都难以办到。

到了春季或秋季，土豆种发芽了，就可播种了，父母挖土、欠细、挖窝、丢底肥，丢整个土豆或一分为二的土豆种，壅土，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回望一行行隆起的泥土，憧憬着土豆种的长苗、开花、结果，父母的心里乐开了花，怎一个爽字了得！

不出所料，土豆种积蓄着力量，催生出土豆苗，破土而出，迎着阳光雨露，使劲地生长。

到地里巡视的父母瞅见了淡绿或紫红的土豆苗，欣喜不已，忙着回来告诉我们这一喜讯。我们觉得新奇，跟着父母去看个究竟。不看不知道，看了觉得妙，尤其是被土豆苗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我们决心向它学习、致敬，要像它一样勇敢地生长，长得美丽而大方，坚韧不拔、坦然而洒脱。重要的是，要像土豆一样“有用”“吃不腻”“香饽饽”。

父母听了我们的豪言壮语，颇受感动，叹服我们“人小志气大”。“好好培养，以后一定会有出息！”不经意间，父母形成了共

识，拉开了“望子成龙”的帷幕。

的确，土豆需要施肥，父母适时满足；需要除草，绝不含糊、马虎。我们读书了，需要书学费、生活费，父母筹措，千方百计确保；失败后，父母就给我们打气，鼓励我们振奋精神，勤奋学习，迎来“高光时刻”；我们取得成绩了，父母则告诫我们“谦受益，满招损”，激励我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母的精心呵护、培养下，土豆苗越长越高，越来越茂盛，土豆花开得越来越灿烂，土豆越结越多、越来越大；我们的学习取得了一个个进步，终究挤过“独木桥”，成为了中专或大专生，够父母感到骄傲的了。

“一个人要懂得感恩哟，就是要知恩图报。”还是父亲考虑得周到、细致，及时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土豆，要用更大的成就和荣光来感恩土豆及父母。

言必行，行必果。我们无论是在读书时，还是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后，总会在回老家时去地里看望土豆苗、土豆花、土豆，就像看望一位久违的“老友”。

天长日久，父母也罢，我们也罢，都彻底地眷恋上了土豆，不单喜欢吃，还永吃不腻，还会在开“家庭会”时来个“土豆论坛”，畅所欲言，好不快活，不是地道的“土豆发烧友”又是什么呢？

于是，土豆滋味长，成为父母及我们共同的心声、深切的感受、不菲的“财富”、刻骨铭心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文联秘书长)

